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0, No. 3
May 2013

校 史 研 究

1945—1948 年汤用彤先生与北大复校
——汤用彤与胡适、傅斯年

汤一介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摇100871)

摇摇1945 年 8 月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了,西南联大师生无不为胜利所鼓舞,都期待早日回到平津,以重建北大、清华、南开。就在这胜利之时,在北大任校长长达十五年之久的蒋梦麟先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①,照蒋先生任校长时的规定,在政府任职的官员不得兼任北大校长之职。因此,当时北大同人一致希望胡适回来出任北大校长。但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胡适无法立即回国出任②,而且关于用彤先生等于 8 月致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的信引起了胡适的误会,认为用彤先生等是由于对蒋梦麟不满提出请他早日回国,主持北大校政的。③

朱家骅 1945 年 9 月 3 日致胡适电谓:"梦麟兄因任秘书长,依法不能兼任校长,故力推兄继任,主席暨弟与北京大学同人亦均认为非兄莫属,公意如此,务请俯允。复员在即,不及征求同意,拟先提院发表,在兄未返国前,孟真兄虽抱病已久,暂行代理,特电奉达,并请速驾是幸。"④同日蒋梦麟校长来到昆明,于才盛巷召北大教授开会,在《江泽涵致胡适》9 月 3 日信中,将会议情况向胡适通告说:"今日是胜利日,北大的事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蒋校长来昆明宣布他要辞职后就回重庆了。他是说你回来继任。他曾要锡予师代理校长,锡予师坚决地拒绝了,现在还是无人负责。……现在可以负责的人只有枚荪兄与锡予师在昆明。(枚荪兄似不肯居负责的地位,因为他反对蒋校长兼职颇烈。)我觉得你做不做校长关系不大,但是你越能早回北大一天,于北大的好影响越大。凡是与北大有关的人几乎全体渴望你回来。不知道你究竟能否提早回国,我只怕北

收稿日期:2013-03-20
作者简介:汤一介,男,湖北黄梅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摇1945 年 8 月 1 日《钱端升致胡适》:"北大孟邻无法兼,这是客观的结论,将来不论如何决定,北大是少不了你的,你也不可能长期与青年隔离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2 页)1945 年 8 月 1 日《周鲠生致胡适》:"梦麟先生到行政院,如要解除北大职务,则北大必须有继人。而此间北大朋友,以为复兴北大,非兄莫属,恐此亦不容兄久在国外坐视者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24 页)1945 年 8 月 8 日《江泽涵致胡适》:"昨天蒋校长在昆明请北大教授茶会,他说骝先、孟真两先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任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他说他从前未想到此点,故打算兼任,现在他觉得必须辞职了。他说,大概要你做北大校长,在你回国前,要派人代理。"(《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26 页)可见在是年七八月间北大同人已知蒋梦麟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并希望胡适早日回国。

②摇1945 年 8 月 3 日《王世杰致胡适》:"六月接梦麟兄转来尊札,藉悉兄一时不克回国。"(《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24 页)盖因胡适将于是年 8 月 2 日出席联教组织召开之国际大学会议,后又要于 11 月 1 日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答应在美国大学作几次讲演,故要到 1946 年才能回国。

③摇大约在 1945 年 8 月中旬,周炳琳(枚荪,北大法学院长)、汤用彤(锡予,北大文学院长)、张景□(北大代理学院院长)、毛子水(北大图书馆长)各有一信给胡适促他早日回国,胡适认为周、汤、张、毛对蒋梦麟校长不满,故于 8 月 29 日有一信给江泽涵,对周等四人提出批评。(此两信原件现未查到)

④摇《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30 页。

大仍旧敷衍下去,不能趁此整顿振作,未免太可惜了。”①看来北大同人正式知道蒋校长辞北大校长职是在 9 月 3 日。据朱家骅致胡适电知政府已拟由行政院先行发表胡适任北大校长,傅斯年在胡适未回国前先行代理校长。此次会上蒋梦麟提出由用彤先生“代理”,大概是因看到北大在昆明事无人负责,找一人临时管管而已。盖因我父亲和当时国民党政府关系甚少,更少参加当时的政治活动。抗战期间联大不少教授先后参加了国民党或民主党派,我父亲一直是一旁观在外者。② 江泽涵先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是拓扑学方面的权威,也是胡适先生的亲戚,故与胡适来往信函颇为密切。江泽涵称我父亲为“锡予师”,因其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上过我父亲的课。

在北大同人正式知道蒋梦麟将辞去北大校长职和朱家骅 9 月 3 日致胡适电后,汤用彤先生于 9 月 6 日又写了一信,一方面解释他并没有对蒋校长不满意,另一方面简单报告了北大当时之情况。现全文抄录于下:

> 适之先生:
>
> 多年未具函问候起居,然常在念中,前孟邻先生自美返国就政院秘长,北大同人因复校之期不远,校事须加紧策进,极欲先生返国为梦麟先生臂助,因有枚荪及弟等四人之电。此举用意并非对梦麟先生有所不满(其时亦未知校长将辞职)。……近得泽涵转示先生赐示,知台端因接前电而有所启示,至为感激。但前梦麟先生在渝尚未返校宣布辞职时,昆明即传言其有辞意。弟与景钺兄曾上校长一书劝阻。其中有言:
>
> 溯自先生长校以来,在北平时代,极意经营,提高学术水准,成效彰著,……在抗战八年中,三校合作,使联大进展无碍,保持国家高等教育之命脉。此中具见先生处事之苦心,有识者均当相谅。
>
> 此所陈二点,虽未能如来谕所言之亲切,但其意相同也。弟等虽愚,实尚未如先生所云走入迷途也。
>
> 成事不说,现政府已任先生为北大校长(未到任前由孟真兄代理),同人知悉,莫不欢欣振奋,切望台端能早日返国到校。弟以为今后国家大事惟在教育,而教育之基础,尤在领导者具伟大崇高之人格,想先生为民族立命之心肠当一如往昔,必不至于推却万不应推却之事也。
>
> 孟真在重庆,毅生已到重庆,景钺不日出国赴美(理学院事切盼树人兄即返主持),枚荪言当另上函。至一切校务,孟真到后自有详细报告,不赘。
>
> 抗战八年,北大教务方面,人员零落,即留在校中者,亦因流离转徙之折磨,英气大逊于往昔,现在北大首要之事,即在加入新血脉,尚望先生在国外即行罗致。至如现在各院系情形,及同人对兴革的意见,自当候孟真到后,由其函陈。③

在此信中,我认为可注重处有二:一是对蒋校长处联大事的看法;二是对北大当时“人员零落”和“英气大逊”之判断。在信中说:蒋校长“在抗战八年中,三校合作,使联大进展无碍,保持国家高等教育之命脉。此中具见先生处事之苦心,有识者均当相谅。”正因为联大为三校合作,设三校务常委,各校一人④,但如三校各行其是,无统一办学之理念和一负责具体动作者,则必无当时之辉煌。张伯苓年高不克长在昆明主事,如蒋校长常在昆明,则可能是他与梅贻琦共主持联大日常事务,则联大事务可能会发生不必要之矛盾,为避免发生牵制,蒋校长选择常住重庆,以便梅贻琦可较顺利主事,把联大办好。但在这八年中,却有北大同人对蒋校长此“苦心”并不理解(“苦心”下之两重点号为用彤先生信原有,非作者所加)。三校由长沙迁云南之初,文科各系曾先在云南蒙自。据钱穆先生《师友杂忆》中记载:“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31 页。

② 梁漱溟在 1945 年“121”学生运动之后曾来联大演讲,讲后访我父亲汤用彤,邀他加入民盟,但用彤先生拒绝了。梁与用彤先生曾在顺天学堂同学,后一直交往甚密。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34 页。

④ 清华由梅贻琦、北大由蒋梦麟、南开由张伯苓。但蒋常在重庆,故时由用彤先生代,如 1946 年 5 月 22 日联大第 375 次会,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三校复员事宜。由于梅贻琦不在昆明即由用彤先生代理主持会议,三校复员会往往也是由用彤先生在昆明代表傅斯年出席。(在北大档案馆存有该次会议记录之原件。)

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亦无聊，乃姑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羼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立论，可弗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隔日下午，校长夫人亲治茶点，招余及其他数位教授小叙。”会后，蒋校长未久留，即回重庆。对蒋校长处理三校合作事，用彤先生颇知其“苦心”，因此认为“有识者均当相谅”。事虽如此，北大在联大之同人对梦麟先生对北大事不甚关心，仍颇有不满。此事可由傅斯年 1945 年 10 月 17 日致胡适信中看出：“北大的事，是因孟邻先生到行政院起来的。他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榖女士（按：陶为蒋梦麟之夫人）的贡献，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我真苦口婆心劝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兴而已。他答应宋到行政院，事先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过，到此地亦若干日与北大同人无信（过昆飞机未停），我劝他赶快回去一看，也未能做到。于是昆明同人吵起来了。”①如周炳琳（枚荪）说：“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重要的外国人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的兴趣所在。”②（按：指蒋校长喜欢做官）对此江泽涵致胡适信中也表示同意，他说：“梦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长，几（乎）全体不赞成，有些人以为他将来回来，暂时北大敷衍过去，也未尝不可，但这只是与他最接近的少数人，多数人很痛恨战时北大敷衍的不当。”③同年 9 月 21 日贺麟先生致胡适信中也可看出北大同人对蒋校长的看法：“尊示中答复锡予诸先生电一节，已转示有关各人。尊寄泽涵兄一函，麟亦曾读到。孟麟先生官兴正浓，且彼在行政院对北大亦极有帮助。”④关于抗战时期北大“人员零落”、“英气大逊”之判断，此可由 1945 年 10 月 17 日傅斯年致胡适信中看出。10 月初，傅斯年到昆明了解北大各院系的情况，因而有 10 月 17 日致胡适的信，在信中说：“北大内部，各系教员不充实，好则不太滥，明年暑假至少须聘三十教授（文理法三院）。”其后列举文理法三院教授缺乏之情况。文学院其中最突出的是外国文学系，只剩袁家骅一位教授，其他各系如哲学、历史均须补充人。“理学各系，算学充实，可惜多在国外。物理很好，也可添人。化学，曾昭抡极热心，目下人太少。物质空空如也……生物系甚好。法学院最糟，政治系不成样子，经济空虚，法律则几都是律师。请人有两标准：⑴科目需要，⑵特殊人才，不以需要为限。”⑤信中并提出增设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的意见和问题。据我所知，北大在抗战八年中确有不少教授离开昆明，或出国或到他校任教。如哲学系的张颐、熊十力都去四川；历史系主任陈受颐去美国；外语系朱光潜去武大。理学院有更多的教授去了美国，院长饶毓泰在美国，数学系的许宝□、程毓淮、樊玑等均在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⑥

傅斯年在 10 月到昆明了解北大的情况后，11

---

① 《胡适来往书信集》下册，第 47—48 页。

② 1945 年 9 月 14 日见《江泽涵至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36 页。

③ 1945 年 9 月 14 日见《江泽涵至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36 页。又，1945 年 11 月 22 日《江泽涵致胡适》信中说：“北大事事停顿，校长始终不管校事，只听二三人的话，与其余的人毫无接触，结果他对于校事非常膈膜……（《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505 页）。

④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40 页。

⑤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50 页。

⑥ 1945 年 10 月 17 日《傅斯年致胡适》信中说，“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卑视”云云。

月 5 日江泽涵致胡适函中介绍傅先生召开在昆明北大教授会的情形:"孟真兄第一次召集教授会时(10 月 23 日),就出其不意的提供:(一)他离校时,请锡予师代表他;(二)树人师未到校时,要我做树人师的代表。"

如何把留昆明人员尽快帮助返回北平确是一大问题,自 1946 年内战开始愈演愈烈,复员的交通工具十分困难,滞留昆明多有拖家带口,乘坐汽车等颇有困难,用彤先生与傅斯年先生商量可先乘飞机到重庆,再设法回北平。1946 年 1 月 14 日《江泽涵致胡适》信中说:"北大复员的事,大家都在努力,……所以今年暑假北大必可搬返北平,北大复员,文、理、法三院很感觉得教授缺少……。"①但由昆明回北平决非简单的事,除自身要把滞留人员安排好,还有书籍、仪器设备等如何运回北平诸多杂事,而更因国内战争大大影响复员的进程。北大同人一直到 1946 年 6 月才分批到达重庆,实际上三校教职员大都暂住重庆中央研究员史语所等各处。我记得和我们一家同住一起的有冯至教授一家,陈占元教授一家等等。1946 年 7 月 9 日《周炳琳致胡适》信中说:"校中内部维持与在联大中的清华、南开保持接触,数月来汤锡予兄实负其责,锡予兄身体原不大好,为爱北大,竟肯挺身而出,至足钦敬。锡予兄处事稳妥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锡予原有意先赴宁沪与先生一晤,六月初来重庆后,见于飞机机位之不易获,遂变更原议,决定径飞北平,即在此时,航委会飞机移作别用,至平无机,遂延至今日尚未能行。"同年 8 月 29 日《周炳琳至胡适》信中说:"北归,在等候飞机中,据余又荪兄告,交通部电中航公司续开专机三次,送联大同人至北平,第一班名单已定。……快亦恐须到九月中始能行。"②三校返回平津实际上至十月分三批才得以行成。我记得是乘一架运输机,机内有两排相对而坐的长条椅,十分颠簸。到北平机场是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来接,我们大多数人被引上卡车,都站在车后面的车箱内,一路只可以观看北平的街道。车上的孩子们都高歌"我们是昆明人",完全忘记自昆明到北平的种种困难与辛苦。真心感到能回平津的快乐。我想,用彤先生在战火中把这一批有老有小的队伍从昆明带回到北平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他一定是常处于提心吊胆之中。

在北大整个复员的过程中,也许更费心思的是筹划各北大各院系如何恢复到 38 年前的盛况,并使之在各方面得到发展,这在傅斯年先生与胡适的通信中可清晰地看到。如 1945 年 10 月 17 日傅斯年不仅提到如何建设和充实文、理、法三院,并对医学院的建设和如何筹建工学院和农学院多有讨论。由于胡适仍远在美国,因此傅斯年更多与我父亲商讨聘任教授、副教授事,我手头现保存一批他们商讨聘任手写多份的名单(关于这方面情况本文后面会谈到)。由于 1945 年抗战胜利后,经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周炳琳众多北大教授的努力,至 1948 年北大各院系的教授阵容已非常可观,如能合力一直办下去,北大对中国的各科学术研究将定会取得有意义的进展。③

从现存 1948 年印发的《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录》可以看出当时文、理、法、医、农、工六个学院的各系教授阵容已是相当可观的。如以文学院为例:哲学系有教授 9 人,史学系有教授 12 人,中国语学系有教授 12 人,西方语文学系有教授 12 人,新建东语系也有 4 人,教育系有教授 5 人。这一批教授年龄多在 40 岁至 50 岁之间,最长者熊十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79 页。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125 页。

③ 据《胡适全集》第 25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5—286 页中《致白崇禧、陈诚》信中提出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并列举了九位物理学家: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键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镏等,此九位学者原多位是北大教授,其他散在美国各大学。此九人都"允来北大"。可见胡适一直在苦心经营北大。按:当时白崇禧是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陈诚是国民政府的总参谋长。

力先生也只有 64 岁，最年轻者张政烺、胡世华、季羡林均为 37 岁①，这批学者大多留在大陆而未去台湾。如果他们有较好的研究条件，定会对中国学术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可惜他们生不逢时，多成悲剧。

自 1946 年 7 月 30 日胡适正式接任北大校长，但常有事要去南京，故北平的北大事常委托用彤先生和郑天挺先生代管。1946 年 12 月 24 日晚发生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1947 年元旦，胡适送一函给我父亲：“锡予兄：沈崇案完全胜诉，被告强奸罪完全成立，敬闻。适之丁亥元旦。”次年胡适因中央研究院准备选举第一届院会事，常去南京（见《胡适日记》1947—1948）。② 又因蒋介石要胡适出任南京政府国府委员，蒋介石坚决要求，并向胡适说明“国府委员不是官”，与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吏”并不矛盾，但胡适坚辞，并致函蒋介石说“国府委员”是政府“特任官，决不应兼任大学校长”，他同时与北大郑毅生、汤用彤、陈雪屏等商量后，由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致函朱家骅说明：“国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决策机关，更不宜由国立大学校长兼任委员。此事倘经实现，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云云。③ 此事遂作罢。

在北大复校的同时，傅斯年先生同时也在北平积极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事处，并接收了东厂胡同一号大院和旁边的日本人搜罗中国图书文献的“东方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颇有一些好书。当时日本人曾计划编《四库全书续编》，并已编好《续编》初稿目录。有这样一个好的图书馆，再有一些好的研究人员，在北平成立一史语所办事处，无疑会在学术研究上起着推动作用。因此，傅斯年先生聘我父亲为史语所兼任研究员。由于傅先生不可能长时间留在北平，而史语所北平办事处又要有人管理，为此事傅先生于 1947 年 5 月 17 日曾致函胡适先生希望胡先生能同意暂调用彤先生到史语所工作，信全文如下：

> 适之先生赐鉴：兹有一事相商：汤锡予先生在敝所为兼任研究员，其薪水之发给有一困难，即敝所在薪水支给上乃系机关而非学校，机关支领薪者，不能兼领生活费和加成数。但在学校则有变通办法，学校所支之钟点费，可并支加成数而能报销。故锡予先生若在贵校支全薪而在敝所支兼薪，势能行通，因敝所为机关，不能支领生活费及加成数。若反而行之，即在敝所支全薪而在贵校支兼课之兼薪，则贵校可支加成数。至于在贵校可支钟点费若干，自当由贵校定之。目下人人由政府发一份薪水，由何机关开支，事实上毫无分别。故拟请先生惠允锡予先生之薪水，由本年一月起至本年六月止，六月以后另定之，由蔽所支付。庶几锡予先生之收入可稍多，且锡予先生决不因此而减少在贵校之义务，并不因此而增加在敝所之义务，无非求手续合法而行得通而已。务乞惠允，无任感荷。专此敬颂道祺摇傅斯年摇谨启摇五月十七日。

此事虽未得胡适同意，但其时为史语所有人负责，傅斯年先生要求我们一家搬至东厂胡同大院居住，并聘请我父亲兼任史语所北平办事处主任职，月薪 200 元。我们一家于是年 7 月 7 日由自己的房子小石作三号搬入东厂胡同大院④，我父亲接受了办事处主任一职，但没有接受兼职的薪水。

话又说回来，用彤先生对北大复校尽其所能，协助胡适与傅斯年两先生，至 1947 年甚感身心疲惫，希望得到一段休息的时间，正巧加州（贝克莱）大学拟请用彤先生去讲学一年。罗常培 1946 年 10 月 6 日谈到此事：“昨接 boodkesg 来信说，加利弗尼亚大学拟聘汤锡予先生一年，‘修敬’相当丰厚（年薪三千六，安家费三千六，或另有旅

---

① 现在常说季羡林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② 在 1947 年胡适至少有五次南下，见《胡适日记》1947 年 12 月 11 日及 12 月 12 日。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193 页。

④ 1947 年 7 月 7 日在用彤先生致傅斯年先生信中说：“彤好不容易将小石作房屋退出，于三日前搬入中央研究院后院住居。……北大已上课，文学院聘人已算齐全，已到者在十分之八以上。”

费),托代劝云云。这件事倒颇让我踌躇,因为我自己不能立刻返国,岂可再替旁人拉北大文学院的台柱子? 可是为汤先生着想,在抗战七年间受尽艰苦,且连遭丧明之痛,身心颇受损失。在筹备搬家一段,尤替北大卖尽了老力气。如有让他短时休养的机会,似乎不可失掉。再以北大和加大学术上的联系设想,boodkesg 作学术虽嫌武断,但中文根柢很好 (比雷好多了),对人也懂礼貌。战时即想为中国学者设一讲座,以资休养生息。”1947 年 6 月 24 日胡适给傅斯年的信中也说到此事:“汤公之出国,我很舍不得,但为他计,不能不让出去一趟,现请朱孟实代理一年。”是年八月用彤先生由上海乘船赴美,9 月在加州 (巴克莱)大学开设《汉至隋思想史》一课,现在其英文讲课提纲已收入《汤用彤全集》第四册中。时加州大学有陈世骧教授在,他译有陆机《文赋》,在《前言》中说到用彤先生在加州大学讲课事。1948 年夏,用彤先生又接哥伦比亚的邀请讲学信,但与胡适有一年之约,加之国内形势多变,故拒绝了哥大的邀请,而如期归国。我想他当时的心情正如王粲《登楼赋》所云:‘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1948 年 8 月 20 日,用彤先生回国,先到上海小住,后往苏州看望老友钱穆先生。钱穆住在一座大花园内,是否即为拙政园? 钱穆在一大亭子中招待用彤先生喝茶聊天,为不打扰他们谈话,我喝茶后见花园有水塘,有假山,有奇石,树花繁茂,即去园子欣赏园景。至于他们谈了些什么,我没有听到。但据钱穆《师友杂忆》中记有他两人一段谈话内容:

> 其时汤锡予赴美国哈佛讲学归,特来访。告余,傥返北平,恐时事不稳,未可定居。中央研究院已迁至南京,有意招之,锡予不欲往。彼居江南大学数日,畅游太湖、鼋头渚、梅园诸胜,其意似颇欲转来任教。然其时适在秋季始业后不久,余告以此校初创,规模简陋,添新人选,须到学年终了,始能动议,劝其且暂返北平。

汤用彤先生为何有迁往南方之想,对此我一无所知。但傅斯年约他去中央研究院任职,是否与他想南迁有关,此是我的一个猜测。后又去南京数日,即回北平。是年九月他又和胡适等同去南京参加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十二月十五日胡适又飞南京。临行前,于 14 日留一便笺给汤用彤、郑天挺说:“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远去,决不忘掉北大。”在胡适到达南京后又有致用彤先生一函:“安抵京,即与家骅、孟真、雪屏等筹划空运同人事,必须获得傅总司令协助始有效,请兄与梅 (贻琦)袁 (同礼,北师大校长)二校长切实主持,并与实斋兄密切联系。□另电详达。此次在校庆前夕远离同人,万分惭愧。适。”① (在北大档案馆中藏有此件,为 12 月 17 日收到)胡适此便笺及到南京后函现均藏北京大学档案馆。在接到 14 日便笺后,用彤先生向北大同事表示说,“还是人多些好”。第二天,16 日上午,由汤用彤先生主持,召开第 74 次行政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汤用彤先生外,还有周炳琳、熊大仕、饶毓泰、毛准、贺麟、胡传揆、马大猷、钱思亮、赵廼抟、郑华炽、郑天挺等。会上,郑天挺报告了“校长于昨日下午离平”,农学院兽医学系主任熊大仕报告“农学院猝遭战祸,员工仓卒入城,及开临时会议决议事项”;会上还“决议推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三先生为行政会议常务委员”。

摇摇12 月中旬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之时,当时用彤先生有三条可选择之路:(1)留在北平等待解放;(2)去南京;(3)去解放区。在他心中对时局十分悲观,常常听他用湖北乡音低声诵《桃花扇》的《哀江南》。正恰有西语系学生陆钦筠找我说:‘何正木 (中共地下党成员)曾托他向用彤先生说:希望汤先生一家去解放区,如得同意他们设法护送。现闻一多家属均在正定。”用彤先生听后说:‘国民党定败无疑,但因为共产党将胜利,国民党将失败的情况下,我不好走。但我会留在北平不走。”并且对我说:“《哀江南》中有几句或

① 《胡适全集》第 26 册,第 839 页。

可作为历史教训：'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的楼塌了。'我和你妈妈有两个孩子病死在昆明，我们不会把你一人留在北平，所以我们决定不走。"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渐渐深刻地了解了父亲当时的心境。

用彤先生与傅斯年先生虽同为北大教授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但原交往甚少。然而，从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由于西南联大之三校复校，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当时在昆明的北大负责人已不多，除我父亲外还有周炳琳（北大法学院长）、郑天挺（历史教授兼校秘书长）、陈雪屏（北大教育系主任）、姚崇吾（历史系教授）、罗常培（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等。但1945年9月郑天挺和陈雪屏已先后北上为北大复校作准备，而周炳琳先生对蒋梦麟先生在抗战期间对北大事不热心，故不愿多管北大事①，罗常培先生又于1946年去美国，姚从吾先生又回河南（后任河南大学校长）。此后，北大在昆明复校事多由用彤先生主持。用彤先生当时帮助傅先生主要在两个方面：⑴约回散在各地的北大旧人，并聘请新教授；⑵因用彤先生一直在昆明，故要负责留在昆明的北大教职员及研究生如何顺利回到北平。现在我手头保存一些相关材料，这批材料主要多是关于北大复校后聘任教授、副教授以及北大如何由昆明迁回北大事的材料。

由于当时联大尚未分家，因此北大聘任教员事得先报联大，再由联大报呈教育部。现录1946年3月21日，由我父亲起草的致联大函于下：

> 敬启者：查北京大学现需新聘教授、副教授总计柒拾叁人。其中有十六人现在国外，其中有三十三人或系前曾参加联大（如饶毓泰、戴修瓒）或系北平时代旧人（如朱光潜、陈受颐），敬请於呈报教育部时务代为声明。又北大如于下年复校时有新设立之学院，其新聘教授当另案办理呈报，此点亦祈代为声明。至荷此致
>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 启三月廿一日

此信是用彤先生亲笔所写。此时胡适尚未回国，故关于聘请教授副教授事，傅斯年先生多与用彤先生商讨。在所存材料中有多份"名单"，我想这些都是用彤先生与傅先生所商讨的为北大聘任教授、副教授，现举例如下：

> 中国文学系
>
> 原有教授五人摇罗常培（在美）、杨振声（在平）、罗庸、唐兰、游国恩（以上三人在昆明）
>
> 拟聘教授二人摇徐震锷（在浙大）、沈从文（在昆明）、俞平伯（在北平，未洽定，清华已聘）
>
> 副教授二人摇摇章廷谦（在昆明）、孙楷第（在北平）
>
> ……

从这份材料看，当时北大聘教授、副教授事仍未最后定下来。像这样的材料，不仅有文学院各系名单、也有理学院和法学院的聘任名单，甚至还有新建工学院、农学院之名单，现录法学院聘任名单一纸如下：

> 法学院
>
> 法律系：
>
> 现任在职教授摇燕树棠、蔡枢衡，费青，李士彤已聘定（已致送临时聘约）戴修瓒、李祖荫在接洽或拟议中者，芮沐（尚在美国已去函洽商）、石志泉、陈瑾昆
>
> 政治系：
>
> 摇摇现任在职教授摇钱端升、崔书琴，吴之椿已聘定（已致送临时聘约）、周世述、张忠绂、许德珩在接洽或拟议中者、张佛泉、程希孟、邱昌渭
>
> ……

这类材料数量不少，由于多无注明日期，有些是重复的，有些因时间先后而不同者，这大概是由于反复商量而如此。另又有用彤先生亲自所写关于报联大的材料多种，兹录两种于下：

> 敬启者：
>
> 摇摇兹将北大办事处员工及其眷属之需迁移者

① 1946年7月9日《周炳琳致胡适信》中说："校中内部维持与在联大中与清华、南开保持接触，数月来汤锡予兄实负其责。……锡予兄处事稳妥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3页）

开列清单具报(如前次已有报告,当以此次为准)伏乞查照为荷摇摇摇此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又,北大研究生自当列入联大学生名册内,不另具报。

三月廿一日

在此信函后附有留昆明北大教职员及研究生名单。在每位教职员名后附有说明,该员有家属几口人并注明子女年龄,这是为安排该员回北平时住房用。

此信是与前一信同时写,前信是为新聘教授事;此信为留昆明员工复校回北平事。3 月 22 日,用彤先生写有一“国立北京大学现尚在做下学年返校之教授、副教授及其眷属详数清单”送呈西南联大。“清单”前有下列一段:

注意:

按昨日(三月二十一日)送交联大公函内称本校新聘教授副教授共柒拾叁人,请呈报教育部。今查此中

(甲)教授副教授四十三人系未曾在本校任课者,乃完全新聘。此项详单现在碍难开列。

(乙)教授副教授三十人(昨函误作三十三人)原系本校人员,休假或请假离校下年将返校者,兹将此三十人及其亲属详为开列,制成表格如下。

在“清单”中列有数学系教授许宝□、赵淞、樊玑;物理学教授饶毓泰,赵广增;化学系教授钱思亮、朱汝华、蒋明谦;地质学系教授谭锡畴;生物学系教授罗士苇;中国文学系教授罗常培、孙楷第;外国语文系教授朱光潜、陈源、潘家洵、燕卜荪、莫泮芹、谢文通;哲学系教授张颐;史学系教授陈受颐、韩儒林;教育学系教授邱椿;法律学系教授戴修瓒、李祖荫、芮沐;政治学系教授周世述、张忠绂、邱昌渭、许德珩、张佛泉。

由此“清单”可以看出,原北大教授在抗战西南联大期间多已星散。不少教授在国外,如许宝□、饶毓泰、樊玑、朱汝华、蒋明谦、罗士苇、罗常培、陈源、燕卜荪、陈受颐、邱椿、芮沐,在国内则散在重庆、贵阳、北平、上海等地。1946 年 7 月 5 日,胡适回国抵上海,7 月 29 日到北平。8 月 16 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校务行政第一次会议,重点讨论北大院系调整及新建制和各院系教员聘任事。9 月 20 日胡适为傅斯年卸任代理校长举办茶话会后,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其后聘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后是贺麟)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组建成复校后的北大领导班子。至此,北大复校大体就秩。

(责任编辑摇摇何摇方)